



葫芦架下

熊荣军

雨霁云散，碧空如洗，院前稻香萦绕，屋后青山悠然。阳光穿透篱林望园葫芦架，轻轻洒下斑驳光影。金黄阳光与碧绿葫芦点缀架上，犹如“绿杨阴里白沙堤”上遗落的星辰，静谧中蕴含着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诗意，仿佛在诉说着悠悠岁月与流转的时光。

坐一起，听爸爸讲述往昔，听妈妈细语家常，还有那蝉鸣蛙叫，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，成为我童年宝贵的记忆。

葫芦架下，是我童年的甜蜜回忆，是我味蕾上的“桃花源记”。妈妈那双巧手，仿佛拥有魔法，将葫芦变成餐桌上的道道佳肴。葫芦丝面，清新甘甜，雅如出水芙蓉；葫芦水饺，馅香四溢，堪比珍馐美味；葫芦丸子汤，暖身更暖心，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，让人回味无穷，恰似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的深邃意境。

葫芦架上细细勾勒，烙出“平安顺利，幸福安康”的美好祝愿。在国际茶日的盛会上，我有幸目睹了葫芦烙画成为国际交流的使者，这些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葫芦烙画，赢得了驻华大使们的喜爱与赞誉。它跨越了国界，以艺术为纽带，连接了不同民族的心，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和谐共融的独特魅力。

一片一片土地穿过我们的生命，所以，我们才有了构思一个个梦的能力。梦在土地上长大，成熟和收获也在构思着我们。

让我们站立成山，坚实的双脚屹立在土地上，土地就是大山的根。让我们百舸争流，深情的目光种植在土地上，土地就是大海的源。

我们与土地一起长大，在遥远的历史和深沉的岁月里，我们走了几千年、几万年，再也走不出土地的故事。

生命最初的呼吸充满神话般的真理，中国古老的传说并不能让我们困惑，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土地和自己。

蓦然回首，记忆里土地的色彩和气息丰富着一个梦，那是我们的想象在传递阳光的日子。梦依稀，我们蹉跎的命运如云一般奇妙。

因了土地，我们才结识了淳朴的真理。青春追寻真理的执着，才使我们的风流之歌挺立在时代的浪头。与土地同在，我们的历史就会充满传奇和狂想；与土地同在，梦幻的影子也会越来越接近，生命的旗帜上奔涌不息的渴望，就是土地鼓动的脉搏。

因此，大大小小的雨滴感谢土地，五彩缤纷的花朵感谢土地，高高低低的山川感谢土地，千条万条的河流感谢土地……于是，我们被土地高高举起，土地炙热的火焰就是我们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无论风雪雨露。

土地上是无限的未来，我们脚下是有限的土地，亿万年生成的这个梦哺育了北方的大豆、玉米、高粱；哺育了中原的麦子、棉花、桃李；哺育了南方的水稻、甘蔗、椰子……土地是无限的生命，五千年生息的这个梦哺育了长城、运河、卫星；哺育了公路、铁路、航空……但这个梦依然是梦。梦在我们的生命里飘飞，构思着我们这个冲腾的年代。

土地依然在我们的生命里关注着我们，熟悉的门环和我们依然陌生的叩门声。

在一片又一片我们生存的能力瘦小之后，打开心灵的小屋让自己出去走走，就会看到未来的那些向往在眼前多么美好，闪耀在身后的则是一张破碎的脸，深刻的内容里布满惊悚。

多梦的土地，多梦的我们，这是天人合一和天地一气的自然歌唱。让我们记住这样一个哲理：没有土地就没有梦。常常索取，土地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；时时回报，土地就会使人生灿烂无比。

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，我会轻轻地对自己说：“向往土地，珍惜土地吧，在土地上构思我们自己年轻的梦和家门口的黄昏黎明。”让我们的梦与土地同在。

梦与土地同在

田万里

爷爷的担忧

秦悦

村里人说爷爷糊涂了，整天神神道道、唠唠叨叨，口口声声不离粮食。

爷爷82岁，老态龙钟，但绝对没有糊涂，相反，他思维清晰，表达准确，只是爷爷杞人忧天而已。

像个小孩子的爷爷，反反复复说粮食，乐此不疲。爷爷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，不会种地，咋办？啥时种麦？一亩地需要多少斤种子？啥时浇地？怎么施肥？不懂不行呀……”一五一整，直到夕阳把天空涂成橘红色，周围满脸皱纹的老人站起来，该回家了，他就说明天接着讲。

爷爷说：“地摆荒了，长满荒草，像长在心里，堵得慌。进城打工，不工不农不兵不商不学的，不听话。能挣多少钱呢？连根本都忘了。不种粮食，行吗？”说走了小猫，说跑了清风，只有苍老沉重的声音附和着，议论着，似乎大祸将至，灾难降临。

爷爷还说：“麦子一收，不入仓，就卖了。万一年荒来了，吃啥喝啥？国家大事一滩泥，群众不是添乱吗？”提到我，混账，一句骂。爱去城里，城里哪有碗？提到父亲，冤家，一声叹息。“最后一亩地不种，给狗生狗生不要，给团团结不要，给红卫红卫不要。给村里爱种地的栓

劳，猜猜栓劳咋说？”

一帮子老人问：“咋说？”

栓劳说他也想把地给人，不种了，打工挣钱。“一亩地给不出去，慌着。一亩地，能把人累死？气死我了。我年轻的话，把不种的地全种上，再承包几十亩地。”

说得多了，爷爷连连咳嗽。忠实的听众劝：“莫生气，生啥气哩，喝口水。”

爷爷种了一辈子地，对土地有感情。他说：“只要勤劳，地不会辜负人。”用时髦的话说，种下希望，成长梦想。爷爷种过小麦、大麦、玉米、高粱、谷子、红薯、豆子，还种过白菜、萝卜、菠菜、葱、韭菜……一旦滔滔不绝，绘声绘色讲开，旁若无人、眉飞色舞，目光炯炯，脸红紫紫的，脖子上的青筋突兀。那些农作物和蔬菜，就像他的儿孙，长相、胖瘦、特点了他如指掌。

我们从外面衣着光鲜回来，带回面包、汉堡、灌汤包，红红绿绿的南方水果。爷爷说：“闲得五脊六兽的，拿走！”

只要有钱，啥都可以买下，想买啥就买啥。这句话爷爷很反感。

这是三年前的爷爷。

如今，爷爷没有了担忧，没有了烦恼，坐在和煦的阳光里，说当年的叱咤

风云，战天斗地，日新月异。再也不说粮食了，美滋滋地吸着旱烟，惬意地享受乡间美好的时光，或谈古论今，三皇五帝夏商周。

村里的年轻人陆陆续续回来了，风风火火把地种上了。干活不误节气，庄稼绿茵茵的，或金灿灿的，随着季节变化，玉米方阵，或小麦方阵，威武雄壮，令人陶醉。

闲了，爷爷爱溜达，爱去田里检查方阵。常常，他带着满足、惬意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又是一个丰收年！”

好头是大哥带的。以前，他在浙江打工，是一个公司的副总。有一年回家过年，看见村里的青壮年漂泊在外，家中老人和孩子无人照顾，地荒废了好多，不多的庄稼无精打采。最好的三个发小，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广州，一个在重庆，好几年没回家了。村巷里空空荡荡，冰冰凉凉，年味清汤寡水，昔日欢声笑语、热闹非凡的温暖场面不复存在。大哥鼻子一酸，心中很不是滋味。回去后，辞去副总职位，带着妻儿回归故里。

大哥先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，将荒废的土地种上粮食，接着成立了运输公司，开通了货运物流。

财富就在脚下。大哥的大刀阔斧，使

打工者纷纷回来，站在大哥的队伍里，种庄稼的种庄稼，搞销售的搞销售，搬运的搬运，开车的开车，电脑打字的打字，算账的算账……各显神通，生龙活虎，欣欣向荣。“乡村振兴正在进行时，以后，农村会更美，是城市的后花园。”大哥对爷爷亢奋地说。

“我知道，本来就应该这样。”爷爷似乎能掐会算，他的自信令我们惊奇。爷爷说他现在在无忧无虑没心没肺，只想长寿。我想他肯定是想看看美丽乡村是个啥样子，金子一样的日子是啥样子。

“爷爷能活五百年！”听我们这样说，爷爷突然一笑，像阳光一样灿烂。

其实，在大哥心中，粮食举足轻重。他办公室就挂着一位著名书法家写的一幅字：民以食为天！字迹秀逸，奇丽超绝，酷极了！

温暖一路相伴

王波

当我毅然踏上这充满未知的旅程，心便如挣脱束缚的飞鸟，急切地渴望投入那浩渺天地的怀抱。

晨曦初破，我轻盈地迈入那片繁茂的森林。缕缕阳光，似金色的细丝，透过繁密树叶的罅隙，在地面洒下一片片璀璨的光影，宛如大自然精心描绘的绚丽画卷。脚下的小径，落叶绵软，每一步的起落，都伴随那细微而动听沙沙声，仿佛是在与大地进行一场深情的呢喃。古木参天，枝叶交织，清新怡人的空气如同一曲空灵的乐章，让人醉神迷。枝头欢跃的鸟儿，吟唱着悦耳的旋律，似在为我的贸然闯入而热情欢呼。这出游的风景，恰似大自然馈赠的第一份珍贵厚礼，宁静中蕴含着无尽的美好。

随着步伐的不断加快，天气如善变的孩童，悄然变换了模样。原本澄澈的天空，渐渐被厚重的乌云所占据，狂风也开始肆意呼啸。正当我内心隐隐泛起忧虑的涟漪时，手机屏幕上适时弹出的气象信息，宛如一盏明灯，驱散了我心头的阴霾。它精准地告诉我，一场短暂的雷雨即将来临，并贴心地提醒我做好周全的应对准备。

雨果不其然，不多时，雨滴纷纷扬扬从云端坠落。我匆忙躲至一棵苍劲的大树下，静静凝视着雨丝在天地间交织成一幅朦胧的帷幕。雨中的森林，别有一番摄人心魄的韵味。雨滴轻敲着树叶，汇聚成颗颗晶莹剔透的水珠，顺着叶片的脉络滑落而下，恰似一串串断了线的珍珠，闪烁着迷离的光芒。而那提前获悉的气象信息，仿佛一位默默守护的精灵，让我在这场意外降临的雨中，得以保持内心的从容与淡定。

雨霁天晴，我继续前行，一片广袤无垠的草原赫然展现在眼前。嫩绿的草丛如波涛般随风起伏，恰似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海洋。远处，成群结队的牛羊悠然自得地啃食着青草，它们的身影宛如草原上灵动跳跃的音符。蓝天白云的映衬下，这辽阔的景象，让我的心境瞬间变得澄澈而舒畅。

然而，当傍晚的余晖悄然染上天际，天色又隐隐透露出变化的端倪。我再次查阅那精准的气象信息，得知夜间将会有大风来袭，气温骤降。得益于这及时的提醒，我提前寻得了一处温暖舒适的栖身之所，从而安然度过了这个稍显寒冷的长夜。

在后续的漫漫旅途中，无论是攀登高山时遭遇的云雾缭绕，还是漫步湖畔时轻抚脸颊的微风拂面，气象信息始终如一位忠实的伴侣，默默隐匿于暗处，为我指引前行的方向，让我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姿态，全身心地沉醉于每一处风景的独特魅力中。

出游的风景，是那展现在眼前的诗意画卷，气象信息，则是那隐匿于背后的温暖依靠。它们相互交织，共同谱写了这一段刻骨铭心的旅程，为我的无人生之旅增添了无数绚丽多彩的美好。

夏日幸福时光

魏宝莉

我常常觉得，有老父亲的夏天才更像夏天。

清晨，当第一缕曦光掠过木质窗棂，老屋厅门打开的“吱呀声”就在家乡寂静的院子里悦耳地响起。阿黄和虎子倏地睁开双眼，从窝里爬起来，“哒哒”地跑到老父亲脚边，尾巴用力摇晃着，争先恐后用脑袋蹭着父亲的裤管。

“你俩吃啥呀？等会儿给你们倒饭，碗里有水，先喝去……”父亲边扣衣扣边斥喝着，声音里却分明带着些许宠溺。阿黄和虎子是父亲养的两条狗，毛色褐黄，模样相像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总共养过四条狗，都叫阿黄或者虎子，虎子是默认的名字。如果同时养两条，另一条就叫阿黄。

父亲洗漱好，不一会儿，庭院里便有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。“唻……唻……，唻……唻……”有枯叶或细密的尘埃在扫帚前纷飞，父亲被晨光包围着，身影如梦如幻。晨起打扫是父亲多年来保持不

变的习惯。房前屋后，包括院子门口的大路都是父亲打扫的范围。在爱干净的老人的秉持下，老家的庭院虽简陋，却总是整洁有序，朴实温馨。

院子边上有一片空地，父亲用竹篱笆围了起来，成了园子。每到夏天，只要父亲在，园子总是绿意悠悠，豆角黄瓜的枝丫在父亲用心搭建的棚架上蔓延伸展，葳蕤茂盛。有光透过，枝叶上水珠晶莹，似一颗颗珍珠闪耀，那是父亲清早刚提着水桶或拉着水管浇过的样子。他身着白色背心，挽着裤管，黄色的胶鞋沾着泥巴，微微佝偻着脊背在一片绿影地里穿梭，掐一下多余的嫩芽或捻一下菜叶上的虫子，或半蹲或站立，黝黑的肤色与浓郁的苍绿形成鲜明对比。

如是晴天，多数午后，院子边上横着的铁丝上有洗净的衣裤悬挂着。有风吹起，浅色的陈旧布衫随微风轻轻飘动。阿黄和虎子在院子转圈追逐，屋子里的电视机开着，铿锵粗犷的秦腔抑

抑顿挫演绎着古老久远的故事，也渲染着农家院子里平常的时光。

当黄昏的霞光铺洒下来，整个院子镀上一层金黄。院子门口的青石上，劳作了一天的父亲在老树荫下静静地坐着，手里拿着扇子，目光或远或近。阿黄和虎子卧在父亲脚边，眯着眼睛打盹。有村里的邻居经过，阿黄和虎子腾地立起，但不咬人，几声听不懂的犬吠也许是问候和寒暄。路人停留，村里的家长里短，便在其与父亲轻声交谈的言语里缓缓流动着，朴素如午后的光阴。

每每看到或想到父亲平常的一天，想到小院里平常美丽的夏景，我都会满心欢喜，继而双眼潮湿。我不知道这样的岁月还能持续多久，也不敢去想。

三年前，父亲生了一场大病，医生交代老人可能时日不多，让我有思想准备。伤悲之余，冥冥当中，我却一直坚信一性宽厚温良的父亲定会跨过这个艰难

的关口，多陪伴女儿一些岁月。后来的治疗痛苦而艰难，病魔也许怜悯可怜的老人，父亲终于凭借着坚强的意志挨过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时光。

再后来，小院里依然有父亲苍老的身影，阿黄和虎子的身影日益大了一圈，小院夏日的风景依旧美丽。我的手机也会时不时响起，“莉呀，豆角黄瓜再不摘就老了，茄子又结了一些，啥时候回来取呀？”

“爸，这几天就回去，就回去摘……你注意身体，按时吃药吃饭。”

我嘴角上扬，炽热的空气里洋溢着夏天幸福的味道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627期)